泛黄的契约

行走 东方博物馆之都

洛阳契约文书博物馆：故纸拾遗，述说往事

□记者 张丽娜 文/图

- **馆名**：洛阳契约文书博物馆
- **馆址**：瀍河区新街与九都路交叉口东北角（洛阳民俗博物馆东侧）
- **看点**：历代契约文书藏品
- **开馆时间**：周二至周日，免费开放

夏日午后，瀍河水在石桥下缓缓流淌。榆柳叶后，蝉鸣深处，洛阳契约文书博物馆静待游人。

这是我国首座契约文书专题博物馆，仿古建筑，两层小楼，里面收藏了数万件契约文书：族谱、婚书、金兰谱、田契……五花八门，包罗万象。

契约，是人与人之间基于诚信达成的协议，起源甚早，有数千年历史。作为一种特殊的历史文献资料，它真实、鲜活地记录了民间社会场景和生活原貌。

馆内，一份份泛黄的契约文书静默无言，记载着一段段爱恨离愁，尘封着一个个悲欢往事。沧桑过往，凝聚成纸上那些不动声色的文字，可以当书法作品来看，也可以当民间故事来看："欢喜冤家""寡妇改嫁""分家大战""最佳公婆""最强中介"……想象力丰富的编剧，可以据此改编500集电视连续剧。

不信，咱们进馆细瞧——

看点 婚书

自唐朝开始，官方已明确规定男女成婚需开具婚书，由此也衍生出男子入赘、女子改嫁、离婚等其他婚书契约。

馆内收藏的婚书契约，多是清代至民国时期的，有婚约，也有不太常见的改嫁、入赘、离婚文书。

当时，社会动荡不安，婚姻自由等新思潮冲击封建秩序，婚书也不单纯，"自由自主""找价""卖绝"等字眼频频出现。

民国时期，老汉董丙辰立下契约，支持儿媳妇改嫁。

契约上说，董老汉的儿子死了，儿媳"茕茕无依"，董老汉同意她改嫁另寻生路，怕亲戚们干涉、说闲话，于是出头做主，立字据为证。或是因为不甘心，董老汉狠狠要了男方一笔聘礼，相当于把儿媳妇给"卖"了，可见旧时妇女社会地位低下。

另一户姓宋的人家则算厚道。儿子去世后，公婆把儿媳妇当亲闺女，舍不得她改嫁，于是招了一个上门"女婿"，让他入赘到宋家。

招赘婚书上写明，不论儿媳妇生男生女，家产都归小两口所有，"任何宗族不得干涉"。

还有一张民国离婚文书，记录了一对冤家的离婚大战：曹九经、曹牛氏因夫妻不睦，打官司闹离婚。经调解，曹九经给了曹牛氏一笔钱、一布袋麦，了断婚姻。

半个多世纪过去了，爱恨情仇都已入土。早知人生苦短，往事如烟，何如好合好散？婚姻不易，且行且珍惜。

看点 金兰谱

金兰谱

馆内陈列有清代、民国时期的金兰谱，红（黄）纸黑字，很是醒目。

旧时，人与人感情好到一定程度，往往会立下盟约，义结金兰。

义结金兰，俗称拜把子。金兰谱，是义结金兰的证物。

"金""兰"二字出自古籍《周易》："二人同心，其利断金；同心之言，其臭如兰。"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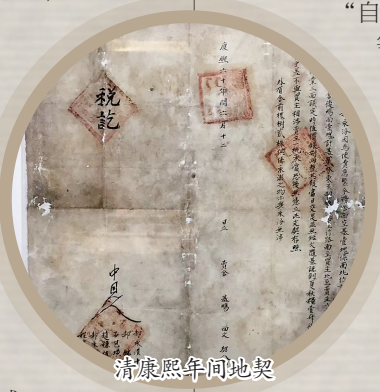
金兰谱序文大都引经据典，以重情重义的人物为典范（譬如桃园三结义），写的多是同生共死之类的誓言，附有结拜人的姓名、籍贯、生辰八字等信息，还要签名、盖章、按指印。

据洛阳民俗文化专家王支援、梁淑群研究，民国时期结拜之风盛行，市面上有卖印刷版的金兰谱，结义者只需买来填上相关内容即可，很省事儿。

结拜金兰的程序却不能省：烧香磕头、同饮血酒、对天盟誓、交换金兰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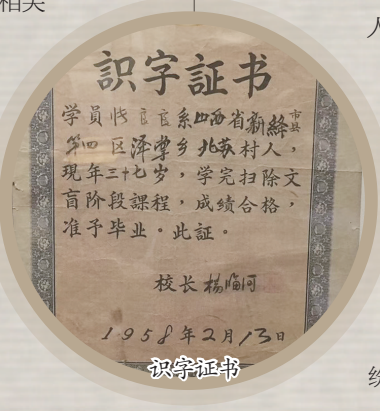
倘若日后翻脸绝交，还得举行个仪式，烧掉金兰谱，公开"断义"。

不曾"断义"，却做了对不住兄弟的事儿，是会被人看不起的。



清康熙年间地契

看点 识字证书



识字证书

识字还给人发个证书，新鲜！

旧时生活条件不好，穷人没条件读书，不识字的"睁眼瞎"一抓一大把。就连替人执笔写信的先生，也有不少是"洛阳秀才，错字布袋"，常写错别字。

社会要进步，先得启迪民智、普及文化。20世纪50年代，我国开展了大规模的扫盲运动，各地纷纷成立扫盲班，帮助"睁眼瞎"们读书识字。在党和国家的号召下，这场扫盲运动席卷全国，数以亿计的人投入学习，热情高涨。

当时，只要学会一定数量的汉字，便可获得识字证书，摘掉文盲帽子。

据王支援介绍，馆内收藏的这张识字证书，是从外地搜集来的。证书上有红旗和毛主席像，上面写着学员的名字，颁发日期为1958年，盖有红章。

学员张良良是个农民，37岁才学会认字，脱离了文盲队伍，实属难得。

看点 投师学艺契约

清代、民国时期，学徒拜师要签"霸王协议"，工作辛苦，行动受限，还挣不到几个钱。

学徒签了协议后，得先打杂，帮师父跑腿干粗活儿。不少学徒整日里挨打受骂，吃冷菜剩饭，被克扣工钱，师父还藏着掖着，不肯好好教手艺。

有一份投师学艺契约，说是有个姓宋的学徒拜师学艺，双方言明：如果徒弟中途辍学，要赔师父米谷15石；倘若徒弟瞒着师父跟别人学艺，或是投井自杀、悬梁自尽，一概与师父无关。

字里行间，不见师徒温情，只见利益算计。

中国历来有尊师重教的传统。为师者传道授业，得徒弟尊敬理所应当，但有些师父以礼教之名压榨徒弟，以道德为枷锁捆绑徒弟，那就不值得尊敬了。

此外，馆内还收藏有民国时期洛阳敬胜堂开的药单、父母兄弟分家的分单、卖地的绝卖契、寡妇改嫁执照等，各有看头，耐人寻味。

世事沧桑，失去效力的纸质契约大多灰飞烟灭，湮于岁月。馆内幸存的这些契约文书，是历史的见证。它们诉说的，不仅是某个人的命运转折、某个家族的兴旺衰落，更是时代的变迁、人生的冷暖。

有心人，可前往细观。